

逝者

“莎姐姐”的歌与笑，成了大山孩子永远的思念

追记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队志愿者李莎

本报记者

“黑黑的天空低垂，亮亮的繁星相随，虫儿飞，虫儿飞，你在思念谁……”一段视频里，李莎带着东升村的孩子们唱起了儿歌《虫儿飞》。在画面中，夏日晨光照耀山村，绿色的稻田美如画卷……

孩子们没有想到，不到一年时间，那个笑容灿烂，教他们吟唱“你在思念谁”的“莎姐姐”，成了他们此刻心中最思念的人。

2020 年 5 月 9 日，21 岁的华南理工大学研究生李莎在返回支教学校途中遭遇交通事故，不幸罹难，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支教路上。

把“小小的坚定”装进随身行李

同学陈悦总会想起去年毕业典礼上李莎的样子。那一天，李莎穿着学士服，作为西部计划志愿者、优秀毕业生代表，上台接受表彰。

她打扮得庄重而精致，站在“到西部去，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横幅前，接受记者采访，眼睛里闪着憧憬又幸福的光芒，“那是我心目中李莎最美的时刻之一。”

陈悦问过李莎，为什么要选择支教。当时她回答，去支教一定会是人生中最宝贵的经历，是和此前的人生完全不一样的选择，她想体验一种新的成长。

谈及自己今后的路，李莎说过，“我深知在祖国的西部，在偏远的基层，还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就像曾经帮助过我的人一样，我理应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贡献出自己的一份看似渺小却又足够坚定的力量。”

就这样，去年 8 月，这个靠勤奋读书从大巴山走出来的川妹子，加入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9 届本科毕业生、2019 届研究生支教团（下简称研支团），转身走进了广西大石山。

“我们乘坐的班车上放满了打包好的教学物资、随身行李，连车顶上都放着箱子。”队长王弘对 11 人研支团出发时的场景记忆犹新，他们的目的地，是广西龙胜族自治县马堤乡东升村。

在研支团，李莎是年龄最小的队员，却没有一点娇滴滴的“公主病”。“坚韧是我所骄傲的品格。她曾经这样自我评价。

抵达当晚，研支团吃住东升小学，厨房没电，需要生火。李莎上手就劈柴烧火、切菜煮饭，为队友们做了一顿可口的晚餐，没有一句抱怨。李莎从小到大一直要强，“她从来没向我诉过苦，独立自强有担当。”谈到令他骄傲的女儿，李莎的父亲泪如雨下。

“支教不是不苦，但她愿意去吃这个苦。”罗韵娟是李莎的导师，大二那年，李莎就参与了罗韵娟指导的有关抑郁症健康传播研究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从本科生到即将入学的研究生，李莎在专业领域的成长，罗韵娟看在眼里；但李莎的性格，始终如两人初见时那样阳光、上进，“你在她身上看不到阴霾，她的笑容就像向日葵，向日而开，在工作和学习中乐于伸出援手帮助别人。”支教过程中，李莎一直与罗韵娟保持着联系，两人有过不少交流，但她从没跟老师抱怨过一句——决定要来山区支教，她就把自己“小小的坚定”装进了随身行李。

“莎姐姐”的歌声与微笑

夏日傍晚，云雾掠过山冈。回家的山路上，蝉鸣阵阵，小学四年级学生阳权涛背着书包，边走边哼起歌曲《宁夏》的旋律。

“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熟悉的歌词背后，是男孩珍藏的一段夏日记忆——阳权

本报记者胡锦武、赖星

刚一开口没几句话，你就感到他不善言辞，讷讷地甚至有些腼腆。但当聊起法律，他仿佛换了一张嘴，对法律条文、经典案例，如数家珍。

因为屡次将前来打招呼、说情之人拒之门外，他被一些人形容为“油盐不进”，不懂人情世故；而得到他公正判决的当事人，却纷纷称赞他为“铁面法官”，没有江湖气和铜臭味。

他就是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级高级法官胡国运，25 年来坚守审判一线，办案逾千无一错案。2020 年 5 月 6 日，胡国运在办公室工作时手抚案卷溘然离世。众多人自发深情追思，称赞他一生饱含为民情怀，不舍公平正义。

“我敬往事三杯酒，岁月何曾可回头”

“我敬往事三杯酒，岁月何曾可回头。”在一次搬家整理旧物时，胡国运不禁感慨道。

1971 年，41 岁的胡林根带着包括儿子胡国运在内的一家老小被下放至南昌五星垦殖场，过着清苦的生活。在这里，当时只有 7 岁的胡国运很早就见识了世间百态，饱尝人情冷暖。他能做的，只有拼命学习，寻找改变命运的机会。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大学 2000 余名教师及家属，千里迢迢从北京来到五星垦殖场梅池村，建立起北京大学江西分校。

因时常与北京知青交流，少年胡国运心中就此播下了“到北京读大学”的种子。

胡国运兄弟姊妹 7 人大多只有小学文化，全家人节衣缩食供胡国运上学。1983 年，他不负众望，考上北京大学。填报志愿时，他选择了法律专业。“法律”，在胡国运心中的分量分外厚重。对他来说，这是弱者手中对抗不公的武器，也是守护尊严的最后屏障。

未名湖畔的 4 年生活，不仅给了他知识的养分，更熏陶了他“耿介不阿”的人格。

临近毕业时，胡国运经过再三思考，决定放弃留京工作机会，他写信告诉家人：“江西现在比较落后，我要用所学知识回报家乡。”

1987 年，胡国运毕业后进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胡林根得知儿子的选择后非常高兴，他



▲ 李莎（左一）在广西龙胜马堤乡东升小学开展夏令营活动（2019 年 8 月 21 日摄）。 新华社发

涛的家就在东升村，他是“莎姐姐”的学生。

坐落在群山中的东升村是一个深度贫困的苗族村寨，全村 520 多户有 300 多户是贫困户。许多像阳权涛这样的孩子在贫瘠的大山里长大，少有机会外出。

“研支团在暑期前就和我们约好了，等报到后，来学校给孩子们组织夏令营活动，孩子们都特别期待。”时任东升小学校长杨光友说。

研支团来了，如期开始的夏令营不出意料地大受欢迎。30 多个孩子被分成大小班，李莎负责讲授安全教育课和音乐课，同时承担夏令营活动的部分拍摄任务和后勤保障工作。研支团里的小妹妹，成了孩子们眼中漂亮又爱笑的“莎姐姐”。

孩子们喜欢上莎姐姐的音乐课。每当他们用稚嫩的童声随李莎唱起歌谣，美妙的旋律就会冲破陈旧的窗户，飘向屋外，飘向远方。

在与孩子们的相处中，一些留守儿童成了李莎难舍的牵挂。“有的孩子比较内向，很少说话，李莎一有空就想办法接近她们，并利用家访的机会，走进孩子们的内心。”王弘说。

女孩小兰（化名）来自单亲家庭，母亲很早过世。夏令营期间，李莎拉着小兰的手送她回家，坐在小兰的房间里，李莎陪眼前害羞的女孩聊天、合影，尝试着了解她的生活，走进她的内心。

李莎也常给罗韵娟发微信，与导师探讨乡村留守儿童由于父母常年不在身边，喜爱看短视频、更易网络成瘾等问题，希望将自己在支教中的所见所感所思反映到日后的学术研究中，从而帮助更多的人。“她想带着这种经历回到校园研究中，做对社会、对弱势群体有价值的事。”罗韵娟说。

李莎的用心换来了孩子的真心。一次，在一个留守儿童家结束家访，喜欢抱着小熊睡觉的女孩想把最心爱的公仔送给李莎，还专门为莎姐姐采下家门口的一朵小花。

“夏令营的结束会演上，李莎带着孩子们准备了一个合唱，效果很好。”杨光友还记得会演时孩子们由衷的笑容，“这些旋律被孩子们记在了心底”。

“我肯定要去”

2019 年 9 月，秋季学期开学，依照安排，李莎离开东升村，到龙胜小学开启定点支教工作，负责两个班级的实践课、英语课教学，并协助学校行政管理和宣传工作。

对于偏远山区的孩子们来说，英语是绝对的短板，莎姐姐却总能想出办法激发孩子们的学习热情。她常对同事说，自己也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对山里孩子的艰难并不陌生。李莎的老家在四川巴中市平昌县，和龙胜一样，也曾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在家乡读书时，老师鼓励她，“知识改变命运，只有比别人更早、更努力地读书，才能走出大山”。这句话像一团火苗，点燃了李莎心中的梦想，指引她一路奋进求知，走出山村、探访外面精彩的世界。成长过程中受到了老师启发的李莎，也想传递那团“火苗”，尽最大努力去帮助孩子。

同事们对李莎的认真与投入印象深刻。美术老师李文哲和李莎都住在学校宿舍，两人经常一

起做饭、聊天，交流很多。“宿舍楼对着行政楼，时常看到深夜里她的办公室还亮着灯，我还给她发微信，让她早点回来吃饭。”回忆起好友，李文哲总忍不住抹眼泪。

王亚权和李莎是研支团的队友，在三门小学支教。三门镇是龙胜最偏远的乡镇之一，在“龙胜一对一”爱心助学项目中，李莎主动请缨，加入三门镇助学组。

去年 10 月底，助学组决定到三门镇双胡村中寨组进行家访，对象是一些尚未脱贫的困难家庭的孩子。当时下着雨，王亚权担心不安全，劝李莎下回再来。

“我肯定要去。”李莎回复。耗时两个多小时周转两趟班车，再翻山越岭走 40 多分钟山路，李莎没有丝毫犹豫。

家访返回的路上，李莎就琢磨起帮扶方案来。“后来我们帮助家访那家的孩子申请了助学金，现在一家人见了我们，十分感激，”王亚权说，“这些，李莎却见不到了。”

“她带我走到了充满阳光的地方”

“她是一个天真烂漫又敢于探索的孩子，一个在意自己体重和身材又喜欢自拍的孩子，一个酷爱英语和结交朋友的孩子，一个习惯闲暇时候养养多肉做做西米露的孩子，一个爱吃螺蛳粉爱吃辣的川妹子，一个爱逛淘宝爱逛菜市场又擅长和大妈们讨价还价的孩子。”虽然两人同岁，陈悦还是会用“孩子”来形容李莎。

“行走的法律百科全书”，走了

追记江西省高院二级高级法官胡国运

希望儿子能做一个像“包青天”一样的好法官。

多年后的一个夏天，已是江西省高院民二庭副庭长的胡国运和同事办案途中，路过南昌城郊的一处村庄。他们看到车窗外，烈日下，一位约莫 80 岁的老农，穿着凉鞋，正挑着两筐蔬菜到集市贩卖。这位老农就是胡国运的父亲，忠厚的他用劳碌、节省、倔强的一生，教会儿子做正直的人。

“行走的法律百科全书”

在江西法律界，胡国运是公认的民商事审判专家，同事更是称他为“行走的法律百科全书”。

2016 年初，胡国运担任庭长的民事审判一庭接手了一起大气污染纠纷案，一审法院在环境侵权损失数额难以鉴定的情况下，酌情判决污染者赔偿，受损方因数额过低而选择上诉。

面对这起此前没有先例的新型环境污染案，担任审判长的胡国运阅卷案卷后提出，法庭可以根据当地林业部门在污染后提供的调查表，就污染苗木受损情况开展市场调查，从而计算损失额度，作为判决依据。

“我们有理有据地将污染造成的损失计算出来，终于让双方服判。”当时的合议庭成员陈幸庆说，这起案件被最高法院评为典型参考案例。

胡国运办案的严谨细致出了名，“判决书里的一字一句一标点，都关系到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一家企业的命运。”这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今年 1 月，胡国运受理了一起建筑工程纠纷案，案件争议标的 4000 多万元，矛盾深、专业性强，案卷材料堆起来齐腰高。因疫情期间无法正常开庭，为减少当事人的诉累，他开启在线审判模式。

“所有的证据材料、意见公开交流分享，案件得以高效审结。”代理律师邹玲说，胡法官不仅专

业精湛，更通过公开、透明的审判方式让她感受到了司法的公正。

拿到 4 万余字的裁判文书，案件当事人刘卫东感慨：“虽然部分诉求被驳回，但看完裁判文书，心服口服。我们做企业的最不希望碰上官司，如果碰上官司，希望多像胡国运这样的法官。”

“身披法袍，我别无选择”

胡国运钟爱兰花，无论是在他的办公室，还是在家中，见到最多的除了书，就是兰花。

花如其人，其人如花。因曾屡次将前来打招呼、说情之人拒之门外，胡国运被一些人嘲讽为“油盐不进”，而得到他公正判决的当事人，却称赞他为“铁面法官”。

胡国运从事民商事审判工作多年，所办案件涉及房产、地产等纠纷，法律关系复杂、标的额动辄以亿计算，有的当事人想方设法动用各种关系打招呼，甚至对他进行人身威胁。

有一年，众人正召开法官会议研究一起涉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的重大纠纷案件。这时，胡国运的手机突然响了。一接通，对方就表明了身份，原来是案件一方当事人。

对方语带威胁，而胡国运只是淡淡地回应：“不管你找谁，不管怎么威胁我，这个案子该怎么判就怎么判。”

“高院办的都是大案要案，来找关系的都不是一般人。”有人提醒他，太耿直，容易得罪人。为了不让年轻法官受打招呼、说情的困扰，胡国运告诉他们：“所有案件按法律办，所有案外压力我来扛。”

在许多年轻法官看来，胡国运是那个始终站在他们身后，为他们遮风挡雨的人。正如江西

省高院立案二庭庭长龚雪林所说：“正是有了您的担当，让我有了坚持正义的底气。”

坚守正义，并不容易。曾有恶势力发短信威胁胡国运：“别把事情办绝了！我知道你女儿在哪上学，老婆在哪上班！”因担心女儿的人身安全，胡国运落泪了，但身披法袍，他别无选择。

2018 年，女儿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面临就业难题。“让孩子去一家好点的律师事务所，不就是你一句话的事？”面对亲戚朋友的建议，胡国运直接顶了回去：“我今天开了这个口，明天岂不就要办亏心案。”

妻子刘新明说，胡国运脑袋就一根筋，磨了 30 年，还没磨圆。

“这些工资，农民工等不起”

在很多人眼里“不近人情”的胡国运，却始终有着一颗“柔软”的心。

2014 年，庭里接手了一起建筑工程案，由于部分程序瑕疵，按照惯例要发回重审。

胡国运了解案情后发现，案件涉及的 400 多万元工程款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农民工工资。如果全案发回重审，程序一走就是一年半载，农民工们等不起。在他的建议下，最终办案法官吴玉萍依法对部分事实先行判决，帮农民工提前拿到了工资款。

“他总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更弱势群体，总想着他们的悲苦。”吴玉萍说。

在胡国运看来，每一次审判都连接着社会的神经，关系着法治的进步。法官不仅要辨明是非，还应具备前瞻性，通过法律手段防止悲剧重演。

今年 3 月 7 日，福建省泉州市一座酒店发

现在李莎走了，家人、师长、队友、同学，没有人相信这个像小太阳般明媚的孩子永远地离开了。

“我叫李莎，来自四川。”室友冯越还记得大一入学，李莎在宿舍作自我介绍时的样子。那是 2015 年，李莎以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华南理工大学。虽然顶着“状元”的光环，但在冯越看来，这个朝夕相处了四年的室友，就是最普通不过的大学女孩，她爱打扮、爱摄影，时常在周末的时候约她出去踏青拍照——后来冯越得知，那部承载了两人大学时光的单反相机被李莎带到了支教的小学，成为她记录学生成长的另一双“眼睛”。

当然，这位室友也有不普通的地方——不只是傲人的学分绩、奖学金或者“三好学生”之类的荣誉，她身上的坚韧和求知欲更让冯越敬佩，“我们曾一起参加背单词打卡训练营，我没多久就放弃了，而她在异常忙碌的时候，仍然坚持打卡，直到背完全部单词。晚上寝室熄灯之后，我还能看见她点起一盏小灯，听到她静静翻书的声音。”

导师罗韵娟的手机上，还保存着今年 5 月 6 日，李莎在研究生师门群内的最后一次发言。即使学习、支教等任务繁忙，李莎还是发来消息，报名参加导师的数据分析培训线上课程。

回顾大学时光，李莎曾留下感言：“我成长的平台扩展了我的格局。大学培养的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是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冯越觉得，她的室友做到了。“她是我能想象到的最好的人，让人想要依赖。”冯越说得动情，“我原本是一个不愿意和外界接触的人，大学四年来，她带着我走到了充满阳光的地方。”

“莎姐姐”留下的光

“吾友李莎少年励志读书，品学兼优，常怀报国之心。及至其学有所成，乃携友结伴而行至国家所需之地，传道授业解惑。虽志愿服务年限尚短，然其极尽全力奉献……”这是研支团队员陈小晶为缅怀好友写下的文字。

李莎去世后，研支团的队友们整理她留下来的资料。大家发现一段视频，镜头里，李莎提起自己的选择，眼中灼灼有光：“有人说现在的大学生是迷茫的一代，我觉得我们的内心需要一个方向，要找到自己心之所属，才能更坚定地向前走。”

队友们被深深打动了。“青春由磨砺而出彩，前进路上我们会更加努力，让李莎留下的光照耀更多的人。”他们这样说。

来支教的这近一年间，李莎走过的每一步，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在东升村，孩子们想念温柔的“莎姐姐”。在龙胜小学，许多人一提起李莎眼圈就红，“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小学延迟开学，复学时间还没确定，李莎就定好了车票，决定提前返校，说回来可以为学校的疫情防控工作做一些事情。”说着说着，李文哲又落下了……

如今，在“莎姐姐”教孩子们唱《虫儿飞》的地方，新一季的水稻已布满山坡，很快，龙胜的中小学就将迎来暑期，2019 届的华南理工大学龙胜研支团也将结束支教工作，回到母校继续学业。新一批的支教队员将来接替他们，志愿者们进山的脚步不会停歇。“如果让我再选一次，我还是会义无反顾地踏上支教之路。”王弘说。

这应该也是李莎的答案。

（记者：徐海涛、吴思思、麦凌寒、郑天虹、杨淑馨）



▲ 胡国运身穿法袍照。受访者供图

生坍塌事故，造成数十人死亡。他由此想起，数年前，江西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事，但好在没造成人员伤亡。为此，他从 4 月份开始了相关案例的编撰分析，希望能为今后的审判提供借鉴。

直至去世时，胡国运手边还放着一本翻开的要在今年 5 月 11 日进行法庭询问的案卷。

“弹指之间，年届五十……敬畏法律，坚守底线；力求公平，不欺弱势。”五年前，胡国运回顾自己法官生涯时这样总结道。

他说，正义的人生是幸福的。他的去世来得太突然，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停止了呼吸。他就这样走了，像一朵晶莹的兰花飘落在赣鄱的土地上……